

杜甫集校注

二



〔唐〕杜甫著
謝思煒校注

杜甫集校注

二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杜工部集卷第三

古詩七十八首

寓秦州及同谷縣行赴蜀中作

貽阮隱居〔一〕

陳留風俗衰，人物世不數〔二〕。塞上得阮生〔三〕，迴繼先父祖。貧知靜者性，自益毛髮古①。車馬入鄰家，蓬蒿翳環堵〔四〕。清詩近道要，識子用心苦②〔五〕。尋我草廛微〔六〕，褰裳踏寒雨。更議居遠林③，避喧甘猛虎〔七〕。足明箕潁客，榮貴如糞土〔八〕。（0093）

【校】

- ① 自，錢箋校：「晉作白。」《草堂》校：「晉作白。蘇本同。」
② 子，錢箋校：「一作字。」《九家》作「字」。
③ 林，錢箋作「村」。

【注】

黃鶴注：當是公自華之秦州作，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秋冬間。

〔一〕 阮隱居：阮昉，秦州人。本書卷一〇有《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》（0608）。

〔二〕 陳留二句：《晉書·阮籍傳》：「阮籍，字嗣宗，陳留尉氏人也。……（阮）咸任達不拘，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，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。咸與籍居道南，諸阮居道北，北阮富而南阮貧。」《世說新語·輕詆》注引《晉諸公贊》：「是時陳留爲大郡，多人士，琅玕王澄嘗經郡，入境問：『此郡多士，有誰乎？』」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江敞《陳留人物志》十五卷。

〔三〕 塞上：朱鶴齡注：「《古今注》：『塞者，所以壅塞夷狄也。』公秦州、夔州詩每用『塞上』字，蓋秦界羌夷，夔界五溪蠻，二州皆有關隘之設。」按，唐人言塞上皆指西北邊塞。本篇及卷一五《秋興八首》（1908）「江間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風雲接地陰」，毋寧爲特例。

〔四〕 蓬蒿句：《高士傳》卷中「張仲蔚」：「常居窮素，所處蓬蒿没人，閉門養性，不治榮名。」環堵，見卷一《秋雨歎三首》（0017）注。

〔五〕清詩二句：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「執道要之柄，而游於無窮之地。」王逸《九思·怨上》：「沐盥浴今天池，訪太昊兮道要。」《吳越春秋》卷八：「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，乃作苦之詩。」

〔六〕尋我句：陶淵明《歸去來兮辭》：「三逕就荒，松菊猶存。」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《三輔決錄》曰：蔣詡字元卿，舍中三逕，唯羊仲、求仲從之游，皆挫廉逃名不出。」

〔七〕更議二句：《晉書·董景道傳》：「知天下將亂，隱於商洛山，衣木葉，食樹果，彈琴歌笑以自娛，毒蟲猛獸皆繞其傍。」又《隱逸傳·郭文》：「洛陽陷，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……時猛獸爲暴，人屋害人，而文獨宿十餘年，卒無患害。……（王導）問曰：『猛獸害人，人之所畏，而先生獨不畏邪？』文曰：『人無害獸之心，則獸亦不害人。』」

〔八〕足明二句：謝靈運《擬魏太子鄴中集·徐幹序》：「少無宦情，有箕穎之心。」《高士傳》卷上「許由」：「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，箕山之下，終身無經天下色。」《國語·晉語四》：「宜而不施，聚必有闕，玉帛酒食，猶糞土也。」《論衡·非韓》：「利欲不存於心，則視爵祿猶糞土矣。」

遣興三首

下馬古戰場，四顧但茫然〔一〕。風悲浮雲去，黃葉墜我前〔二〕。朽骨穴螻蟻，又爲蔓草纏〔三〕。故老行歎息，今人尚開邊〔四〕。漢虜互勝負〔五〕，封疆不常全〔五〕。

安得廉恥將^③，三軍同晏眠〔六〕？（0094）

【校】

①墜，錢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墮。」

②勝負，錢箋校：「樊作失約。」「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失約。」

③恥，宋本、錢箋、《九家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頗。」

【注】

黃鶴注：當是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秦州作。

〔一〕四顧句：《古詩十九首》：「四顧何茫茫，東風搖百草。」

〔二〕風悲二句：秦嘉《贈婦詩》：「浮雲起高山，悲風激深谷。」何遜《日夕望江山贈魚司馬》：「仲秋黃葉下，長風正騷屑。」

〔三〕朽骨二句：陸機《挽歌詩》：「豐肌饗螻蟻，妍姿永夷泯。」范雲《建除詩》：「危生一朝露，螻蟻將見謀。」江淹《恨賦》：「試望平原，蔓草縈骨，拱木斂魂。」

〔四〕開邊：《漢書·嚴助傳》：「是時征伐四夷，開置邊郡。」《魏書·李順傳》：「辟土開邊，隸首不紀。」

〔五〕漢虜二句：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「當孝武時，雖征伐克獲，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。雖開河南之

野，建朔方之郡，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。匈奴人民每來降漢，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。」
〔六〕安得二句：仇注謂當作「廉頗將」，「廉頗安邊而不生事，歎天寶諸將之不然也」。

高秋登寒山^①，南望馬邑州^{〔一〕}。降虜東擊胡，壯健盡不留^{〔二〕}。穹廬莽牢落^{〔三〕}，上有行雲愁。老弱哭道路，願聞甲兵休。鄴中事反覆^{②〔四〕}，死人積如丘。諸將已茅土，載驅誰與謀^{〔五〕}？（0095）

【校】

① 寒，《九家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塞。」錢箋作「塞」，校：「一作寒。」

② 事反覆，宋本、錢箋、《九家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云何蕭條。」

【注】

〔一〕馬邑州：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羈縻州隴右道党項州：「馬邑州，開元十七年置，在秦、成二州山谷間。寶應元年徙於成州之鹽井故城。右隸秦州都督府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馬邑，秦州地名。今於本處有石碑標榜焉。」

〔二〕降虜二句：朱鶴齡注：「降虜謂秦隴間屬夷，調發討賊者。」按，唐初以來內附降唐諸族稱為降戶，以其首領為都督、刺史，隸屬邊州。馬邑州即隸秦州都督府。內附部落習武善戰，亦編入

唐軍。朔方軍將領如僕固懷恩爲鐵勒僕固部，從郭子儀討賊雲中。渾瑊爲鐵勒渾部，從李光弼定河北。李光進爲河曲部落稽阿跌族，繼其父爲雞田州刺史，爲朔方軍將。其弟李光顏爲河東軍將。朔方軍由內附諸部組成，且爲唐軍平定叛亂之主力。馬邑州屬党項州，則其地爲党項內附部落。

〔三〕穹廬句：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：「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。」集解：「《漢書音義》曰：穹廬，旗帳。」唐太宗《建玉華宮手詔》：「今則毳幕穹廬，取爲郡縣。」莽牢落，見卷二《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》（0086）注。

〔四〕鄴中：相州。見卷二《新安吏》（0060）注。

〔五〕諸將二句：蔡邕《獨斷》卷下：「天子太社，以五色爲壇。皇子封爲王者，受天子之社土，以所封之方色……直以白茅授之，各以其所封方色歸國以立社，故謂之受茅土。」黃希注：「諸將不指李、郭，如朔方大將軍孫守亮等九人爲異姓王，李商臣等十三人爲同姓王是也。」按，所言乃代宗永泰元年閏十月事，非杜詩所指。此蓋泛言。《詩·小雅·皇皇者華》：「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謀。」

豐年孰云遲^①，甘澤不在早。耕田秋雨足，禾黍已映道。春苗九月交，顏色同日老^{〔一〕}。勸汝衡門士^{〔二〕}，勿悲尚枯槁。時來展材力，先後無醜好。但訝鹿皮翁，

忘機對芳草〔三〕②。(0096)

【校】

① 孰，錢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云既。一云亦。」

② 芳草，宋本校：「一云荒草。」「芳」字錢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荒。」

【注】

〔一〕春苗二句：《詩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傳：「之交，日月之交會。」此即入九月之意。仇注：「同日老，即日至皆熟意。」

〔二〕衡門：見卷一《秋雨歎三首》(0017)注。

〔三〕但訝二句：《列仙傳》卷下：「鹿皮公者，淄川人也。少爲府小吏木工，舉手能成器械。岑山上有神泉，人不能至也。小吏白府君，請木工斤斧三十人，作轉輪懸閣，意思橫生。數十日，梯道四間成。上其巔，作祠舍，留止其旁，絕其二間以自固。食芝草，飲神泉，且七十年。淄水來，三下呼其宗族家室，得六十餘人，令上山半。水盡漂一郡，沒者萬計。小吏乃辭遣宗家，令下山。著鹿皮衣遂去，復上閣。後百餘年下，賣藥於市。」《莊子·天地》：「功利機巧，必忘夫人之心。」

昔游

昔謁華蓋君，深求洞宮脚^①。玉棺已上天^②，白日亦寂寞^③。暮升艮岑頂^④，巾几猶未却^⑤。弟子四五人，人來淚俱落。余時游名山，發軔在遠壑^⑥。良覲違夙願^⑦，含淒向寥廓^⑧。林昏罷幽磬^⑨，竟夜伏石閣。王喬下天壇^⑩，微月映皓鶴。晨溪嚮虛馭^⑪，歸徑行已昨。豈辭青鞋胝，悵望金匕藥^⑫。東蒙赴舊隱，尚憶同志樂^⑬。休事董先生^⑭，於今獨蕭索。胡爲客關塞，道意久衰薄？妻子亦何人^⑮，丹砂負前諾。雖悲髮變鬢^⑯，未憂筋力弱。扶藜望清秋^⑰，有興入廬霍^⑱。（0097）

【校】

① 深求洞宮脚，錢箋校：「陳作綠袍崑玉脚。」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綠袍崑玉脚。」

② 玉，錢箋校：「陳作人。」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人。」寂，錢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冥。」

③ 岑，錢箋校：「晉作峯。」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峯。」

④ 淒，錢箋校：「晉作淒。」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淒。」向，《九家》作「尚」。寥，宋本作「廖」，據錢箋改。

⑤ 駛，宋本作「駛」，據錢箋等改。

⑥ 悵望，錢箋校：「一云惆悵。」《九家》、《草堂》作「惆悵」，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悵望。」

⑦ 休，錢箋校：「一作伏。」《草堂》作「伏」，校：「一作休。非是。」

⑧ 髮變鬢，錢箋作「鬢髮變」，《草堂》作「髮鬢變」。宋本、錢箋校：「一云鬚髮變。」《九家》校：「一云鬢髮變。」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髮變白。」

⑨ 扶，錢箋校：「一作杖。」《九家》、《草堂》作「杖」，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扶。」

【注】

黃鶴注：此詩殆是記昔時游齊、宋中之事，中云「胡爲客關塞」，當是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在秦州作。仇注：秦州與衡岳絕遠，豈得云「清秋入衡霍」，當是客夔州時作。舊因「關塞」二字，遂誤屬秦州。編入大曆二年（七六七）。川《譜》亦編入大曆二年。按，詩云「廬霍」，有疑義，詳注。

「一」昔謁二句：《九家》趙注：「此篇名《昔游》，蓋公紀游王屋山與東蒙山之實也。王屋山有華蓋峯，所謂華蓋君、董先生必是實事。」《明一統志》卷二七懷慶府：「華蓋峯，在濟源縣西天壇山南陽臺宮後，宋徽宗游幸之所。」宋樓異《嵩山二十四詠》有《華蓋峯》一首。仇注引《神仙傳》：「昔周王子喬養道於華蓋山，後昇仙，號華蓋山。」未詳所據。錢箋引《洞天福地記》溫州永嘉華蓋山，相距遙遠，非杜甫行履所及。洞宮，指王屋山洞。《雲笈七籤》卷二七《天地官府圖》·十

大洞天》：「第一王屋山洞，週回萬里，號曰小有清虛之天。在洛陽、河陽兩界，去王屋縣六十里，屬西城王君治之。」朱鶴齡注：「華蓋君猶《太白集》之丹丘子，蓋開元天寶間道士隱於王屋者，不必求華蓋所在以實之也。」按，唐司馬承禎修道於王屋山天壇。華蓋君約與其同時。

〔二〕玉棺句：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「王喬」：「後天下玉棺於堂前，吏人推排，終不搖動。喬曰：『天帝獨召我邪？』乃沐浴服飾寢其中，蓋便立覆。宿昔葬於城東，土自成墳。」

〔三〕暮升二句：《分門》洙曰：「艮岑，東北之岑也。」巾几，道教科戒所用。《三洞奉道科戒》卷一置觀品：「天尊前置香爐幡華淨巾，安食床几褥。」卷二寫經品：「巾帕帙蘊如法，置几案香爐。」

〔四〕發軔：《楚辭·離騷》：「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。」王逸注：「軔，揜輪木也。」補注：「軔，止車之木，將行則發之。」

〔五〕良覲：見卷一《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》（0042）注。

〔六〕磬：《三洞奉道科戒》卷三法具品：「凡磬，以節度威儀容止所要。有六種相，一者玉，二者金，三者銀，四者銅，五者鐵，六者石。或兩角四角，或九角無角，或狀若鈎，並題所識，永爲供養。凡鐘磬，皆須作琤懸之。」

〔七〕王喬句：王喬，見卷一《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》（0037）注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五王屋縣：

「王屋山，在縣北十五里。……天壇山北山，登之可以望海。」《明一統志》卷二八懷慶府：「天壇山，在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王屋山北。山峰突兀，其東曰日精，西曰月華，絕頂有石壇，名清

虛小有洞天。」仇注引《寰宇記》：「王子喬天壇，在緱氏縣東南六里，」混緱氏山與天壇爲一，非原文。

〔八〕晨溪二句：《類篇》：「駛，苦决切。馬行疾也。」張正見《隴頭水》：「湍高飛轉駛，澗淺蕩還遲。」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九八《石磨》（出《續齊諧記》）：「土人號爲石磨。轉駛則年豐，遲則歲儉。」《酉陽雜俎》卷一四《諸臯記上》：「遂鑿石穿，水北流甚駛。」仇注：「嚮虛駛，水聲急瀉也。」引元好問詩自注：「與快同。」

〔九〕豈辭二句：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手足胼胝。」《類篇》：「胝，又張尼切。腫也。一曰繭也。」匕爲取藥之具。葛洪《關尹子序》：「匕者食也，釜者化也。」鮑照《代淮南王》：「琉璃藥碗牙作盤，金鼎玉匕合神丹。」

〔一〇〕東蒙二句：東蒙，見卷一《玄都壇歌寄元逸人》（0008）注。又本書卷九《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》（0436）：「余亦東蒙客，憐君如弟兄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豈所謂赴舊隱與同志樂者？」

〔一一〕董先生：朱鶴齡注：「《昔游》詩當與七古《憶昔行》互證。……公客東蒙，與李白諸人同游好，其時之伏事者則董先生，即衡陽董鍊師也。」本書卷八《憶昔行》（0365）：「更討衡陽董鍊師，南浮早鼓瀟湘柂。」

〔一二〕妻子：《漢書·梅福傳》：「王莽顓政，福一朝弃妻子，去九江，至今傳以爲仙。」《宋書·隱逸傳·劉凝之》：「性好山水，一旦携妻子泛江湖，隱居衡山之陽，登高嶺，絕人跡，爲小屋居之，采藥服食，妻子皆從其志。」

〔一三〕雖悲句：謝朓《晚登三山還望京邑》：「有情知望鄉，誰能鬢不變。」

〔一四〕廬霍：謝靈運《初發石首城》：「游當羅浮行，息必廬霍期。」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廬、霍，二山名也。」郭璞《江賦》：「衡霍磊落以連鎮，巫廬嵬嶇而比嶠。」李善注引《爾雅》：「霍山爲南岳」郭璞注：「今在廬江西。」及慧遠《廬山記》：「山在江州潯陽之南。」《爾雅·釋山》：「霍山爲南岳。」注：「即天柱山。潛水所出。」《風俗通義》卷一〇：「南方衡山，一名霍山。霍者，萬物盛長，垂枝布葉，霍然而大。廟在廬江潯縣。」《釋山》邢昺疏：「云衡、霍一山二名者，本衡山一名霍山。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，又名天柱亦爲霍，故漢以來衡、霍別耳。」（郭璞注）據作注時霍山爲言，此山本名天柱。……其《經》之霍山，即江南衡是也。」按，六朝人言廬霍同郭注，謂廬山與霍山（天柱山）。李白《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》：「黃緣泛潮海，偃蹇陟廬霍。」皇甫冉（一作劉長卿）《送康判官往新安》：「猿聲比廬霍，水色勝瀟湘。」王季文《九華山謠》：「丹崖壓下廬霍勢，白日隱出牛斗星。」皎然《送常清上人還舒州》：「常說歸山意，誅茅廬霍前。」諸詩之霍亦不能解作衡山。以杜詩所指爲衡山，則錢箋、朱注以此詩牽合衡陽董鍊師而爲說也。其以霍爲衡之別名雖似有據，然杜則誤用六朝人語，且別出心裁。

幽人

孤雲亦羣游，神物有所歸^①〔一〕。
麟鳳在赤霄^②，何當一來儀^③〔二〕？
往與惠荀

輩④，中年滄洲期③。天高無消息，弃我忽若遺④。內懼非道流，幽人見瑕疵⑤⑥。洪濤隱語笑⑥，鼓枻蓬萊池⑥。崔嵬扶桑日，照曜珊瑚枝⑦。風帆倚翠蓋⑦，暮把東皇衣⑧。嘵漱元和津，所思烟霞微⑧⑨。知名未足稱，局促商山芝⑩。五湖復浩蕩⑪，歲暮有餘悲。（0098）

【校】

- ① 有，錢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識。」
- ② 麟，錢箋校：「一作靈。」《草堂》校：「疑作靈。」
- ③ 當，錢箋校：「一作嘗。」《草堂》作「嘗」，校：「一作當。」
- ④ 荀，錢箋校：「一作詢。」
- ⑤ 見，錢箋校：「一在。」
- ⑥ 語笑，錢箋校：「樊作笑語。」《九家》、《草堂》作「笑語」，《草堂》校：「樊作語笑。」
- ⑦ 蓋，錢箋校：「一作嘵。」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鳳。」
- ⑧ 漱，錢箋作「嗽」。霞，錢箋校：「一作霧。」

【注】

黃鶴注：以「五湖復浩蕩，歲事有餘悲」，意是大曆三年（七六八）出峽歲晚至岳陽作。舊編在秦

州詩內，公在秦止數月，不應有「歲暮有餘悲」之句。《草堂》編入大曆四年（七六九）潭州詩。仇注、川《譜》同。

〔一〕孤雲二句：陶淵明《詠貧士》：「萬族各有託，孤雲獨無依。」《易·繫辭上》：「是故天生神物，聖人則之。」鮑照《贈故人馬子喬》：「雙劍將別離，先在匣中鳴。……神物終不隔，千祀儻還並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孤雲所以譬幽人之畸獨者也，然以類相聚，則終至於群游，蓋以神物有歸故爾。」按，「神物」當與「孤雲」對舉，啓下「麟鳳」句。

〔二〕麟鳳二句：《孔叢子·記問》獲麟歌：「唐虞世兮麟鳳游，今非其時來何求。」張協《七命》：「挂歸翮於赤霄之表，出華鱗於紫淵之裏。」《書·益稷》：「鳳皇來儀。」《九家》趙注引《南史》徐陵生，實志見之曰「此兒天上石麒麟」，謂麟自天而降亦宜。《草堂》疑「麟」當作「靈」，仇注乃從改。按，此屬用語連及，不煩改字。

〔三〕往與二句：《分門》歐曰：「惠詢輩，謂惠遠、許詢也。」錢箋引甫逸詩《聞惠二送過東溪》（本書卷一八1443），謂詢或其名。按，宋本字作「荀」，「詢」字後人所改。據詩意，亦連舉二人爲長。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：「靈運既東還，與族弟惠連、東海何長瑜、潁川荀雍、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，共爲山澤之游，時人謂之四友。」疑杜詩用此典，言惠、荀以概四友。謝朓《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》：「既歡懷祿情，復協滄洲趣。」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八《元藏幾》（出《杜陽編》）：「大業九年，爲過海使判官，無何，風浪壞船，黑霧四合，同濟者皆不免，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，殆經半

月，忽達於洲島間。洲人問其從來，則瞀然具以事告。洲人曰：『此滄洲，去中國已數萬里。』……其洲方千里，花木常如二月，地土宜五穀，人多不死。出鳳凰、孔雀、靈牛、神馬之屬。更產分蒂瓜，長二尺，其色如椹，二顆二蒂。有碧棗丹栗，皆大如梨。其洲人多衣縫掖衣，戴遠游冠。與之話中國事，則歷歷如在目前。」

〔四〕天高二句：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：「天高聽卑。」曹植《上疏陳審舉之義》：「天高聽遠，情不上通。」《古詩十九首》：「不念携手好，弃我如遺跡。」

〔五〕內懼二句：孔稚圭《北山移文》：「談空空於釋部，核玄玄於道流。」《易·履卦》：「履道坦坦，幽人貞吉。」陸機《招隱詩》：「躑躅欲安之，幽人在浚谷。」《左傳》僖公七年：「予取予求，不女疵瑕也。」

〔六〕洪濤二句：曹植《贈白馬王彪》：「泛舟越洪濤，怨彼東路長。」《晉書·王嘉傳》：「滑稽好語笑，不食五穀，不衣美麗，清虛服氣，不與世人交游。」《楚辭·漁父》：「漁父莞爾而笑，鼓枻而去。」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：「建章宮……其北治大池，漸臺高二十餘丈，名曰泰液，池中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、壺梁，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。」

〔七〕崔嵬二句：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：「日出於暘谷，浴於咸池，拂於扶桑，是謂晨明。」珊瑚枝，見卷一《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》（0026）注。

〔八〕風帆二句：宋玉《高唐賦》：「蜺爲旌，翠爲蓋。」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「馳要褭，建翠蓋。」《楚辭·九歌·東皇太一》：「吉日兮良辰，穆將愉兮上皇。」王逸注：「上皇，謂東皇太一。」《文選》